

青樓集

麗情集附續集

板橋雜記

遼陽海神傳

拊掌錄



中華書局

青

樓

集

黃雪箋輯

中華書局

麗

情

集

集  
附  
續

楊慎撰

中華書局

遼陽海神傳

蔡羽述

中華書局

板

橋

雜

記

余懷著

中華書局

拊

掌

錄

宋元懷撰

叢書集成初編

青樓集(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二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古今說海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 青樓集序

君子之於斯世也。孰不欲才加諸人。行足諸己。其肯甘於自棄乎哉。蓋時有否泰。分有窮達。故才或不羈。行或不揜焉。當其泰而達也。園林鍾鼓樂且未央。君子宜之。當其否而窮也。江湖詩酒迷而不復。君子非獲已者焉。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難識也。百年未幾。世運中否。士失其業。志則鬱矣。酣酒載嚴。詩禍叵測。何以紓其愁乎。小軒居寂。維夢是觀。商顏黃公之裔孫曰雪箋者。攜青樓集示余。且徵序引其志言。讀之蓋已詳矣。余奚庸贅。竊惟雪箋在承平時。嘗蒙富貴餘澤。豈若杜樊川贏得薄倖之名乎。然樊川自負奇節。不爲龊龊小謹。至論列大事。如罪言原十六衛戰守二論。與時宰論兵論江賊書。達古今審成敗。視昔之平安杜書記爲何如邪。惜乎天憲將相之權。弗使究其設施。迴翔紫薇。文空言耳。揚州舊夢。尙奚憶哉。今雪箋之爲是集也。殆亦夢之覺也。不然。歷歷青樓歌舞之妓。而成一代之豔史。傳之也。雪箋於行不下時俊。顧屑爲此。余恐世以青樓而疑雪箋。且不白其志也。故并樊川而論之。噫。優伶則賤。藝樂則靡焉。文墨之間。每傳好事。其湮沒無聞者。亦已多矣。黃四娘託老杜而名存。獨何幸也。覽是集者。尙感士之不遇。時至正甲辰六月。旣望觀夢道人隴右朱經謹序。

此初據函海本排印  
此本編各叢書僅有

麗情集

# 麗情集序

麗情集一卷。原集一卷，皆升菴採取古之名媛故事，間加考證而成者也。以緣情而靡麗，故名之。按此書世無傳本，得之丁小山。疑古今麗人尚多，所纂必不止此。然別無他本可校，姑存之以備一種。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此據古今說海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遼陽海神傳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龍威秘書及金陵叢刻皆收有此書金陵校勘較精且多尤西堂序故據以排印又龍威本此書目下注有說鈴之一四字

# 板橋雜記序

或問余曰。板橋雜記。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有爲而作也。或者又曰。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其可歌可錄者。何限。而子惟狹斜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不已荒乎。余乃听然而笑曰。此卽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所繫也。金陵古稱佳麗之地。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白下青谿。桃葉團扇。其爲豔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淡煙輕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蹟寢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閒有殊色。若舊院。則南曲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余生也晚。不及見南部之煙花。宜春之子弟。而猶幸少長承平之世。偶爲北里之遊。長板橋邊。一吟一咏。顧盼自雄。所作歌詩。傳誦諸姬之口。楚潤相看。態媚互引。余亦自詡爲平安杜書記也。鼎革以來。時移物換。十年舊夢。依約揚州。一片歡場。鞠爲茂草。紅牙碧串。妙舞清歌。不可得而聞也。洞房綺疏。湘簾繡幕。不可得而見也。名花瑞草。錦瑟犀毗。不可得而賞也。閒亦過之。蒿藜滿眼。樓館刦灰。美人塵土。盛衰感慨。豈復有過此者乎。鬱志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返念無因。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覬斗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客躍然而起曰。如此。則不可以不記。於是作板橋雜記。

## 題板橋雜記

余子曼翁以所著板橋雜記示予爲序。予聞閱之大抵北里志、平康記之流。南部煙花宛然在目。見者靡不豔之。然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或曰。曼翁少年近于青樓薄倖。老來弄墨。興復不淺。子方洗心學道。何爲案頭著阿堵物。予笑曰。昔明道眼前有妓。心中無妓。伊川眼前無妓。心中有妓。以定二程優劣。今曼翁紙上有妓。而艮翁筆下故無妓也。何傷乎。一序之。長洲尤侗。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說海較先故據以排印至撰人名氏則據提要定爲宋元懷

# 四庫全書提要

## 拊掌錄一卷

舊本題元人撰。不著名氏。後有至正丙戌華亭孫道明跋。亦不言作者爲誰。說郛載此書題爲宋元懷。前有自序。稱延祐改元立春日。驪然子書。蓋元懷自號也。此本見曹溶學海類編中。失去前序。遂以爲無名氏耳。書中所記。皆一時可笑之事。自序謂補東萊呂居仁軒渠錄之遺。故目之曰拊掌錄。云。